

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中

蜀潼川六虛散人胥元一註

開示養生章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者自然無爲也豈有意於生殺蓋物之

生物之死時至自然也然則一生一殺春

秋代謝古往今來天道之常理人之生亦

一物矣生死之理與物異殊知此於生何

忻於死何惡委之自爾浩然大寧公於養

生也若然者可與樂天道之常遊死生之

外矣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子生由父母之氣而

有之故曰天地萬物之盜夫物盜天地而

生人盜萬物而養萬物盜人力而成此三

才相生相養相成之正理且物盜天地之

氣而生竊雨露之潤而長隨其大小各盡

性分至乎成之熟之無不充足其萬物盜

天地也如此人之有生先需以養養之之

要貴賤貧富各安命分盜物取精以養其

生若彼萬物之於雨露適足而已無使容

心於分外之欲則內無所喪外無所擾身

心安靜氣血冲和得永天年無中道夭可

以階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妙豈特養形

而已哉若違命越分縱欲貪養勞擾精神

日夜不休者是愛一黃雀以隋侯之珠彈

之不亦迷乎通玄經曰古之樂道者食足

以充虛接氣水足以蓋形禦寒不食得不

多積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

言委心而不慮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

所怒萬物玄同無是非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宜者天地以生養萬物爲宜萬物以成遂

蕃息爲宜人以安分適足爲宜三者不失

其宜則三才皆得其安矣若天不時雨地

不生物天地之不宜也禾麥不實胎卵不

育萬物之不宜也違命越分縱欲貪婪內

擾神氣外傷人 and 人情之不宜也學者當

取其所宜去所不宜內則得心神安靜外

則得人事和悅萬物蕃息災凶不作樂太

平之治乎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夫食乃人之養形者貴在當時則五臟充

和百骸康健樂其性命之情過不及病矣

此結前三盜之宜以申動機之義若是而

已矣夫夫人心寂然未動湛若太虛何所謂

之機乎一念纔萌未形乎外此人所不知

已獨知之者而謂之機也人之生處世立

身養生應事有所不免者惡得不動其機

然體前三盜之宜使養生無過分之欲臨

事無私已之利事物之來雖千萬即因而

應之毫分無所留若然者寂然不動之本

曷嘗有擾哉故曰動其機萬化安僅有毫

分之欲滑其機則萬緒擾擾擾擾無暇彼

焉得須臾之空而反顧寂然不動之本乎

求其須臾寂然猶不可得況及萬化之安

歟此與夫失飢傷飽奚以異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人者世俗人也神即鬼之見靈響者世俗

之人不知性命之正安分適足動輒妄生

其心貪慕分外憂懼禍患致禱鬼神誦求餘福乃知其神而神者夫豈知有吾之不振而所以神者乎且吾之神雖視之無色聽之無聲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亘古今而不二歷生死而常存日濟動用千變萬化用之不勤是謂微妙是謂至神死生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而況禍福之所介乎孔子有疾子路請禱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此之謂也關尹子曰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通玄經曰心者身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學者精思之必自得之矣

日月有度大小有數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此正精思探妙工夫之證驗學者當加意焉夫日太陽也一歲一周天月太陰也一月一周天此日月有度也三十日大盡二十九日小盡此大小有數也自冬至一陽生積四十五日立春三陽交泰草木萌動故曰聖功生焉運至驚蟄乾陽浸長坤陰

退消卦入大壯雷乃發聲故曰神明出焉其在冬之先萬物歸根神明隱伏幽冥冥冥見其狀喻夫至神未明潛於昏暗如處極陰無所親見觸望皆礙俾觀聖功生物之理益為進修之方致虛守靜以探吾不神而所以神者日往月來寧寧於是如雞抱子暖氣相續積功不間一旦忽有省覺即一陽來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既覺悟退藏於密夙夜精持神明日盛知用光亨乃君子道長之時非聖功生焉乎精持既久工夫純熟神知圓明豁然無滯縱橫自得左右逢原逍遙變化之場獨立萬物之上非神明出焉乎學至此其功極矣可以友天地參造化蹈水火御飛龍遊乎四海之外入手至神矣夫盜物養生盜之小者盜歲時之光成吾修學之功盜之大者也故次之曰其盜機也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微小而為至要者人之動止施為皆由是發此豈難知難見而曰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何也蓋天下人貪生之厚切於物欲蔽其所發之機是以莫能見莫能知人能移物欲之心以求其機孰云不見是機也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得則一也而有君子小人者自其所稟有清濁之殊所習有善否之異是故君子小人名矣其所習善者安處素分養生適足固守天和不難以俟盡如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此君子得之固窮也習之不善者肆情縱欲違仁背義苟食無恥不顧危亡如盜跖橫行天下強暴侵凌不顧父母兄弟取死東陵此小人得之輕命也噫人之性均受之天本無間於君子小人由其盜機之動善與不善以致君子小人相去若是之遠可不擇焉

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中